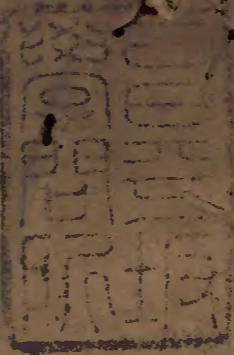


初潭集 序一之三



漢書門	
九	七
五	六
一	二
一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八	九
函	七
六	五
冊	六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56
冊數	8 (1)
函號	308 60

308-6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初淳集之序



初淳其何之初落髮法淳時

即以果亦法故曰初淳也夫与吾子

之落髮也者紀之強落髮法為淳

而實信也是似之果亦信也正高之

淳集

00 508

纂儒出而後以述行一守是自然
別是漢儒出而後以述行一守
實是過于守吾子也夫守曰為
述乃而後者以語非述行則言
述不能是者述行而後以守

事之學能述行一守故子之學
志不本其是也述行一守故位也
語故多文學在守也施內則
者先其守也父子有自比弟施外
則為朋友之里也執緒一而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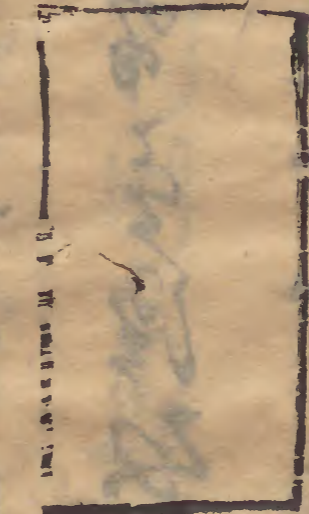
乎且以夫始之之舉去婦一
端又且以許允既新婦一人之
親其以責許允之好色而先
詰以士為百行之之於許允夫
反得為嚮來相敬重之語

可少禁又去始之之舉去
而直在專之以理也豈預法笑事
而但為忍如常方允之被殺也
始猶在後而據而公史贊之在
允出撫為悔悛則反為之學

又曰如也一婦人之身未嘗不
備此三其何說人士故孔門不曰
科而曰德以三之其後括于其
也故曰德之則三其五在名中
能三其五德之則何而見乎三

夫婦男子也其可也其五
常而別之有三其源故事之學乎
此兒在彼也孔氏之說也三之為
者不至為簡練也余愛自幼習
孔氏之學也其所以學也

古馬古海可矣何以子日可也
尚溫後李執其序



之叙

臨川王撰世說自漢末以至魏晉二百
年間物耳上下古今固未備也焦氏
類林起自義軒迄於勝國備矣而
後世世說不載豈以世說不刊之

序

書耶其見卓矣惟其是卓故類
林仍後為不刊之書焉今觀二書
雖千載不同時而碎金宛然筆神
若一子者取而讀之于為悅目于為
賞心真前後自相映發令人應接

不暇也習則傳神寫照于阿堵之
中目睛既點則其人凜之目至生氣
益三毛更更有神且并其不可傳
者而傳之矣雖曰以無為至亦奚
不可若夫四體妍媸本與關於妙處

子載而後倘有神師我知其不屑也
而况於虎頭執茲則世非多画師也
曰徒托其四體妍媸云爾神者不
傳為日已久之書之不傳其道因在
於是溫陵卓吾李和書曰是書也合

之則連璧分之則雙珠世說類林
自尔並行於世多繁矣若劉孝標
之種世說是一世說也類林者廣世
說之世說也皆所謂世說也而類林
備矣文既謂之廣世說矣故若以世

說合於類林以少從多以多規少
合而為連璧又奚為而不可此若人
開卷之一便非自附于昔賢而曰吾若
矣猶括述而不作也且安在乎必於
世說類林等參而為之劉氏諸人等

列而為四焉而後少也者類林成
於系晉父子之嘉余後以是秋隱
於龍潭之上至潭而讀之讀而
差而後合費心悅目於是焉在矣
之二書如故不益一毛故不敢後也

至書而但曰李氏初潭之初至潭
首讀此也嗚呼何代多人特恨無
後人者何世希音特恨多讀音
者今不念傳神者之難遇而徒羨
人物之盛於魏晉之感矣謝安石

云彭長康画有蒼生以其所為
女子古人物猶魏晉也而於若家
矣余是以歎之然則李氏初潭雖
志畫也寔志歎也

夫婦篇總論

李溫陵曰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萬物無不出於正矣夫婦之為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不亦惑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耳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

夫夫婦婦人之始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兄弟
有兄弟然後有上下
夫婦正然後萬事
萬物無不出於正
矣夫婦之為物始
也如此極而言之
天地一夫婦也是
故有天地然後有
萬物然則天下萬
物皆生於兩不生
於一明矣而又謂
一能生二理能生
氣太極能生兩儀
不亦惑歟夫厥初
生人惟是陰陽二
氣男女二命耳初
無所謂一與理也
而何太極之有以
今觀之所謂一者
果何物所謂理者

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若謂二生於一
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
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惡覩
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但見夫
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
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况言無無尚不言而况言無
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
惑則不如相忘於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于
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言語斯已矣易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
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
之合合于乾坤乾爲夫坤爲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
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
可以如此也夫

才識

一言語

三文學

卷之三

夫婦三欲

一賢夫

二賢婦

三勇夫

四俗夫

卷之四

夫婦四

一苦海諸媪

二彼岸諸媪

卷之五

父子一

一教子

二賢子

卷之六

父子二

一孝子

二文子

卷之七

父子三

一慧子

二貌子

三官子

卷之八

父子四

一喪子

二泛子

三俗父

卷之九

兄弟上

卷之十

兄弟下

卷之十一

初集

師友一

一 儒教

卷之十一 道教

三 釋教

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 聚書

二 鈔書

三 讀書

四 著書

五六 經子史

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 為文

二 博物

三 談學

卷之十四

師友四

初集

總目

一音樂

二藝術

三書畫

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卷之十六

師友六

一山水

二隱逸

三湯社

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二達者

三豪客

卷之十八

師友八

一論人

二知人

三鄙人

四智人

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己

二相思

三哀死

四推賢

五規正

六篤義

七交難

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二道學

三會說

四令色

五少年

六標榜

七詆毀

八易離

卷之二十一

君臣一

一聖君

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聖臣

三賢君

四賢臣

一明君

二忠臣

三正臣

四清臣

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

二能言

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二能臣

三暴君

四諍臣

五癡臣

六昏君

七哲臣

八愚臣

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縱君

二侈臣

衣澤集
卷之二十九

三貌臣

四譎主

五奸臣

六庸君

七強臣

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銓選諸臣

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牧民諸臣

卷之二十八

君臣八

一將臣

二相臣

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賢相

息目

二才相

卷之三十

君臣十

一廉勤相

二畏慎相

初潭集總目

初潭集卷之一

夫婦一

○一合婚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祝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虞陸不同同是賢者

○劉廷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年五百人通經者

初潭集

卷之三十合婚

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延明遂坐，神志湛然。瑀以女妻之。

此婿好臉皮。

郗太傅遣門生與王丞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此婿好肚皮。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性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伯鸞德耀真可兩對矣。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

軍奇
詭奇
家奇

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

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去適吳作詩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塚傷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此婦求夫求道德也又曰伯通亦非常人鴻可謂

列傳集

卷之十一 合婚

三

得所主矣。誰知鴻亦真烈士乎。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客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

幅齒遇

四面一樣皆得齒及

此婦求夫求勢利也。又曰：好女子與文君奚殊也。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兒。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

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異哉鍾氏也

曹公聞丁敬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不如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尋辟敬禮為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愛才哉曹公也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

奇

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曰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裙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此夫嫌婦太無目也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
 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
 弟則有封豕過未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此婦嫌夫真非偶也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七有倍年之覺而姿色
 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
 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充取為參軍偁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

詩書清婉辛切

此人太真

○周穉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卧病齋宮其
 妻哀穉都老病闕問所苦穉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
 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
 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此人太假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不重出此女甚彊正無有
 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

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女覺已不復得出
江郎暮至女且哭且詈積有數宿江虧暝入恒在對
床後觀其意稍帖虧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
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嘿
然而慙情義遂篤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無人與婚孫興公有女亦
僻錯無嫁娶理故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
定可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亦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遂啟藍田
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過於阿智始知興公之
譎

孫興公諸葛令愛女之心一也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惟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覓
壻公密有自壻意答曰佳壻難得如嶠比云何始曰
喪亂之際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
後少日報姑曰已覓得壻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
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是公爲
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 ○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賈女於青瑣中望見壽
詭之恒懷存想後婢往壽家具述女意壽聞之心動
遂請婢爲通音問得期而往壽矯捷踰牆而入家人
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宴會
聞壽有奇香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
武帝惟賜已及陳蹇餘家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牆
重密門閤急峻乃托言有盜令人修牆使人反曰其

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
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
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李
生曰賈充賊奴以女妻壽是亦可也溫之詐壽之
偷等耳壽以高材捷足故偷溫以有扇遮面故詐

○ ○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
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
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

才氣卿不如不去郭氏不聽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
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
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
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
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
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
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曰下官

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
桓女遂嫁文度兒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
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
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
禮也按淳之少高尚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
等共爲人外之遊淳之居剡縣每有所遊必窮幽峻
嘗遊山遇沙門法崇因留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
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楊氏女茗華未及成
禮茗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
家茗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理乃與度詩
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叵消芥子亦難
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崇不茂日月就彫
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
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航空以害
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惜後度報詩云機運無停住
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

○次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
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
寧云已恤他茗華後遂出家

○二幽婚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
日出宅西獵見一麋舉弓射之麋倒而復起充逐之
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
充問此何府也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
人卽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
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克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跡便歔歔無辭崔卽勅內令女莊嚴使充就東廊
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
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且養勅
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
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
至家家人相見悲喜交集推問知是崔而入其墓追
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

乍沒既上岸充往窺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
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
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
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
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
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
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
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
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間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

三

衆初恠惡傳省其詩慨然嘆生死之玄通也充詣市
賣益高舉其價不欲令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
克得益之由還報其大家卽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
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
益著棺中今視卿益甚似得益本末可得聞不充以
事對卽詣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姨曰我舅
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暖溫也願休強也卽字溫休
蓋幽婚也其兆先見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
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

蓋相承不絕云

于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經
十年而母喪開藏見婢伏棺上就視猶煥漸有氣息
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嘗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
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寶因作按神記中
云有所感起是也劉尹見而戲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矣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
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後文帝作倉舒

誅有云貽爾良妃。爾嘉服蓋操竟求甄氏女合葬矣。李長者曰：曹公聰明，感溺至此，矧餘人哉！然感溺固極聰明者事也。

○三喪偶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荀粲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婦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明而神傷。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粲曰：佳人難再得。

○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生平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哭之，感動路人。

○曹公痛子，逾知其子之必欲有婦。荀子痛婦，逾知其婦之必欲以身為殉。體悉人情，一至此哉！然荀之葬也，送者無多人，而人人皆知名士，哭荀至於感動路人，則荀真人世可惜之人矣。雖無多人，人實無多。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序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孫子荆文生於情王武子情生於文

○ ○ ○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好

○ ○ ○ 王戎子綏欲取裴道女綏早亡戎過傷慟不許人

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

玉戎不成人王戎大不成人

○ 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天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 婚娶未幾喪亡繼之娶之何難而喪之何易也智者於此不可不發深省矣夫既喪矣則百年而喪與數年而喪一也回視向者擇配之審合聚之難苦切之痛歡樂之極如飄風過雨雖影響無復有

切章集 卷之十一 喪禮 五

者此悉達太子所以識之早也

○四妬婦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歛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閒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賢主哉雖如色而能好德過男子遠矣

○賈公問後妻郭氏酷妬有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躍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竟無子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王夷甫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

初潭集 卷之一
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僮糞諫之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窓而走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王丞相有妾姓雷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違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云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王公使不能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瑣臺中望見諸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答曰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知驚愕大恚命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

初潭集 卷之一
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
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
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故詣王公
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
蔡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
後故貶蔡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
蔡充兒也

此六者真潑婦也然亦幸有此好漢矣

初潭集卷之一

初潭集卷之二

夫婦二

一才識

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
而觀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
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
反璧

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黃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

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
容入術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
四殆王拜為正后
此亦奇醜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
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此寡婦能交結得秦始皇受秦始皇客禮築臺與
居懷清製額異哉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
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
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禍有所歸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謂妻
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連
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
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遁去為人灌園

切韻集
卷之二 才識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出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卧不起妻恠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幾人到此只爲恩深自失悞却生平矣又曰一陳

一王賴有賢妻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

初清集 卷之二
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躡妻也躡既没犬皇帝敬其
文才詔入宮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
言將嫁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
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况惡乎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
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
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
投此井策大驚遽出騰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
亭詣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縣令縱之娥不肯強載
還家會赦得免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
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
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救以至今日母語之
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何負吾耶漢晉春秋曰曹髦
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
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

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亦必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
○ 髦不聽後殺經并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笑而謂曰
○ 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
○ 何恨之有

大似王章

○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
○ 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
○ 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
○ 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
○ 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 及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
○ 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兒婦曰無預諸
○ 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嘗
○ 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
○ 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
○ 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如此男子不能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傳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大見識人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

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辦又深愧其厚意明日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逵及洛遂稱之於羊祜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此婦教子求功名也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

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後除
鹽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
寄我何以遠嫌

此婦教子求道德也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闔廬洲中逢桓南
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
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殷撫
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
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朱序鎮襄陽符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
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
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
旣退人以此城爲夫人城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父其母劉宰之姊也登橈
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
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
聽及瑯琊卽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

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
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
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
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怒
欲為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
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
豈惟上負天子且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褫其衣坐之
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德宗時有學士潘炎蒙異眷其劉夫人即晏相女京
尹有故候見不得乃遺闈者縑三百夫人歎曰豈有
人臣京尹願一見而遺奴三百縑耶危可知已即勸
潘公避位其子孟陽為戶部侍郎夫人告之曰以爾
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試會爾同列吾觀
之因遍招客至既罷會夫人曰皆爾之儔不足憂矣
末座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
別必是有名卿相

藝祖將北征京師誼言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其

家曰外間詢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厨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耶

○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過人識見絕甚中間信有可為干城腹心之託者其政事何如也若趙娥以一孤弱無援女兒報父之仇影響不見尤為超卓李溫陵長者歎曰是真男子是真男子已而又歎曰男子不如也

○二言語

袁隗妻馬倫是季子長女少有才辯融家勢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曰南郡學窮道與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爲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於作上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嘗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曰

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得見古物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王江州爲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乃簪髻素褥坐帳中

劉東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
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
實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
周亡始遇此士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
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曰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
公大笑著之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
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
門未有如此賓客

此九婆娘可列言語科矣而康伯母疑之妻尤卓
越謝氏大有文才大怨疑之孰知成疑之萬世名
者哉謝氏一人可分三四人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及遷荊州引奕爲司馬奕旣上猶推布衣交在坐岸憤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徃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

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用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且袁故嘲之

夏侯豫州有伎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則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伎女衣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搗衣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三文學

柳下惠妻誅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
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
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
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絕妙好辭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漢末寵以殊禮賜
號義成夫人

班姬字惠班扶風曹世叔妻也世叔早卒兄固著漢

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
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
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
闕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每有貢獻異物輒詔
大家作賦頌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
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
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

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真堪笑樂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固官

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三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年八十餘猶好人師

劉威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

言詩贈曰本為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
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曰鍼是貫綿物日中恒任
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袖故時肅甚有愧色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嶮東海徐悱並
有文才徐妻尤為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
者也悱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徐勉本欲為哀
文觀其文遂閣筆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
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令暉有才

思著香茗賦見陸龜蒙小名錄

此數婆娘皆可文學之選也鄭家婢兩首當一首

初潭集卷之二

初潭集

卷之二

初潭集卷之三

夫婦三

一賢夫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漢王大會諸侯伐楚羽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

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羽乃悲歌忼
慷自爲歌詩歌數曲美人和之歌曰方拔山兮氣益
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

李延年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
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
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
邑哀王夫人早卒上憐憫圖畫其形於甘泉宮父上

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尊號

光大忠真大忠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
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
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
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嬪見
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
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
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

○官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
和之於芝生殿唱回風之曲花香翻落如秋置麗娟
於明離之帳恐塵浣其體又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
之中恐其隨風而去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裙裏不
令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恠
○文君姣色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
如脂十七而寡故悅長卿之才長卿素有消渴疾及
還成都痼疾遂發乃作美人賦以自刺及卒文君爲
誄傳於世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
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督將及羗胡渠率數千人
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
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
命追之於是數千騎追還而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
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
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
宣王乃表原之 此人能

○阮公隣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王隱晉書曰籍隣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淡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也漫

○王戎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儉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還錢戎乃悅

○謝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阮孚別傳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李

温陵曰甚矣聲色之迷人也破國亡家喪身失志傷風敗類無不由此可不慎歟然漢武以雄才而拓地萬餘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據有中原又何嘗不自聲色中來也嗣宗仲容流聲後世固以此耳豈其所破敗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歟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妹喜吳不西施亦必立而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能自給又何聲色之娛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業之由英雄爲本彼瑣瑣者非恃才妄作果

於誅戮則不才無斷威福在下也此興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流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媼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媼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及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旣還，婢擎金澡盆，盛水，瑠璃盆盛

滑豆，因倒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

粧村得好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旣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邪？范乃大笑而受之。

豫章欺人太甚

○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李當生貴子。

而有虎厄帝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為太后
服相者之驗而恠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
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
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故子敬語王孝
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如銅雀臺上
妓

子敬墮淚之言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為團扇歌壘上聲琛

為秦州刺史諸寇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為
貧嫗吹箎而乞諸寇聞之悉流涕曰何為棄墳井在
山谷為寇也即相率來降秦民謂曰快馬健兒不如
老嫗吹箎

○善用之武做武可愛文做文可喜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
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
之頭引書媒而黠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嘆服
伶玄字子于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

事子干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盡惑
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視燭影以
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
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變態百出為溝為壑
無所不往今婢子所道趙氏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
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婢子搢形屬影俄然相緣奄
忽能無泣乎

感慨得好

司空圖預為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

或難之圖曰非止暫遊此中也公何不廣哉布衣
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團必造
焉

我亦有精廬死生同一區故人來就飲漫比司空
圖又曰圖却有女家人何如李卓一僮不相隨也
韓熙載肆情坦率妓樂百餘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
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
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熙載本北人仕江南
而不防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徃徃私客客

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熙載亦不介意也

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大有才思嘗因隨詠以所學獻于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與之出入卧内常與雅易服燕戲俶雜侍婢入未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詞故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童孺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

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童孺所爲邪李生日正童孺所爲也

歌者袁絢嘗從子瞻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千載如見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曰天下有道我黼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一賢婦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有俊才女德鍾郝為娣
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
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
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
也

○皇甫士安漢太尉高曾孫也所養叔母教曰昔孟母
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豚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

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
涕謚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
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
郎徵並不就終於家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
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
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
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
者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叔母欲勞而謝母患其勞何愛之不若也乃謝公擊節嘆賞恨朝士不得見何哉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志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燕亦立節平義感禽鳥然矣

劉真長標奇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表羊劉喜還告其

母母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到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彧

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絹數千疋

一頭老奴化作千頭木奴

秦嬖衛鄭揚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

有法知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
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
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泰煥之教流於三世

○吾恐其以不賢爲賢也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騰三
石問其故曰御中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
不還脚錢母怒送騰米及脚錢并責審諸諸御史皆
有慚色

御史好做

宋明帝嘗於宮中大集羸婦人以爲歡笑明恭后乃
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
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
人形體以爲樂外舍之爲歡與此不同帝怒遣令起
后兒王景文曰后在家爲俾弱婦人不知今日遂能
剛正如此

肅宗宴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妻配掖庭因隸
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相視皆笑樂獨
政和公主不視上問之對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

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即、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
座、累、寃、耶、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乎、
狄、仁、傑、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
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兔、歸、羞、
味、進、於、堂、上、仁、傑、因、語、姨、曰、其、幸、為、宰、相、弟、有、所、欲、
願、以、相、告、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也、

○三勇夫

揚、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不欲
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
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
乃不覺耳如此者甚易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
出路住其所之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
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石崇王敦兩賢相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宋禧是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有疾羣臣進諫請出宋禧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阮

○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遣出與之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良解故不畜

○四俗夫

○築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築二人焉曰琬曰琰築愛之斲其名於茗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越謀伐吳貢美人二人於吳一夷光一修明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吳王身若雙鸞之在輕霧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瀛洲樹高四千尺
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
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
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
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
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履久之風霧后
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襲裙
爲縵號曰留仙裙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

○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及但昭儀
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

○甄氏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之左
右白五官中郎先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取
焉諸婦言將軍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馮氏後
見術遂每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因共
絞殺陷之於廁言其哀怨自殺術哀之厚加殯殮

○美人薛靈芸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至京師魏文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太后出看疾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耶云正伏臆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奉受命者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

為新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原之。

好晉武宜其敗。

○李後主寵小周后於羣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瑁，雕繪華侈，而僅容兩人，日與后酣飲其中。

○羊祖忻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水，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常宴於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凍而歸。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聘。後以叛，誅官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絃歌奏之，莫不灑泣。

○劉瑱妹為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之，遂成痼疾。

○ 蕭善畫人面。填令舊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筭。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早死，病亦徐差。」

妙哉格心之術也。

○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鄉那得此副急淚，羊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

○ 瑩娘，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

○ 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率同志為修眉史矣。」

○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嚼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 秦會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我亦道顯仁這婆子村果然。以上皆不賢夫也。夫

